

国乐传承与创新丛书·人物〔五〕

主编 赵塔里木 谢嘉幸



施万春音乐民族化探索之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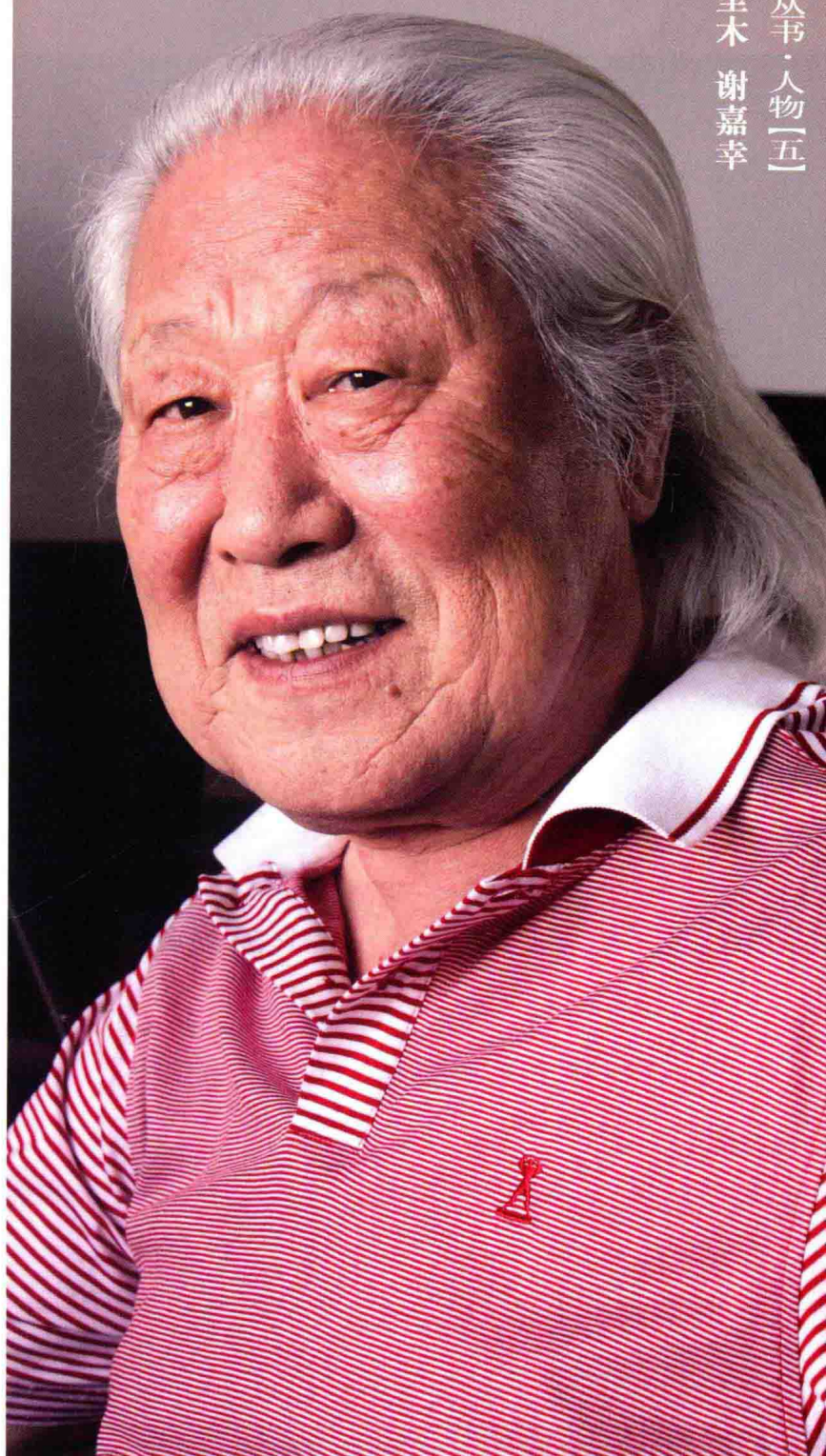
刘红庆 著

惊 日 响 鞭

齊

国乐传承与创新丛书·人物〔五〕

主编 赵塔里木 谢嘉幸



施万春音乐民族化探索之旅 刘红庆 著

惊 日 响 鞭

齐鲁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惊日响鞭：施万春音乐民族化探索之旅 / 刘红庆
著. — 济南：齐鲁书社，2014. 12

ISBN 978-7-5333-3247-1

I. ①惊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民族音乐研究—
中国—文集 IV. ①J607.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89328 号

惊日响鞭——施万春音乐民族化探索之旅

刘红庆 著

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

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
邮 编 250002

网 址 www.qlss.com.cn

电子邮箱 qilupress@126.com

营销中心 (0531)82098521 82098519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2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18.75

插 页 6

字 数 298 千

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33-3247-1

定 价 60.00 元

国乐传承与创新丛书
由中国音乐学院资助出版



中国音乐学院



施万春教授

1991年在中国音乐学院课堂上沉思的瞬间（摄影 / 屈海浪）



◀ 和《红色娘子军》音乐作者在一起（左起：王燕樵、杜鸣心、吴祖强、施万春）



▲ 和《青松岭》剧组在一起



▲ 幸福的一家游园明园



▲ 施万春20世纪60年代为民歌编配的钢琴谱

施万春影视音乐作品研讨会



“施万春影视音乐作品研讨会”现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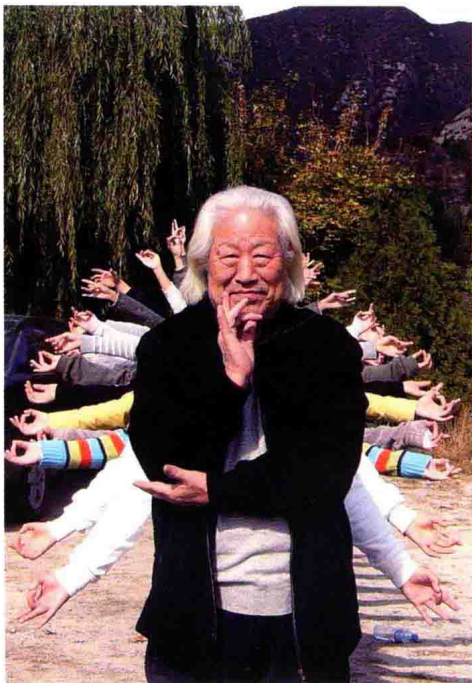
国际化课程体系建设——作曲开放式教学模式系列讲座之三

著名作曲家施万春讲座

主持：温德青



2012年5月9日上海音乐学院讲座



▲ 央视《艺术人生》栏目采访

◀ “千手观音”

继承传统 开拓未来

赵塔里木



总序

“国乐”一词，滥觞于上世纪之交，释义不一，世人多认为其泛指与“西洋音乐”相区别的“中国音乐”。“我国音乐，肇自牺农，盛于有周，滥于唐宋，渊源不可谓不远”^①，国乐可谓博大精深，源远流长。虽“牺农之乐固不可得而闻，即唐宋之乐，亦已渺无稽考”^②，但至今方兴未艾。

19世纪中叶，国门洞开，八千年中国音乐文明遭受“异文化音乐”之创。曾几何时，《广陵散》让位于《命运交响曲》，皮黄腔忝后于西洋歌剧，国乐之传承也被西洋音乐教育取代。曾有国人唯“西乐”独尊，但质疑接踵，坚持国乐之声凸现。

西乐及其教育体制之引入，诚固有益，但音乐本源于某一民族、某一地域文化，反映特定之生活现实。而西乐滋生于西方文明，其理论与艺术规律，固有所长，但不宜涵盖个性之国乐。然其时，我国科技沉旧，西方文明趁入，国乐败北，危机重重，累及断层。近代刘天华等有识之士疾呼重视国乐之前途，致力于国乐之奋起，“国乐改进社”、“北京大学国乐传习所”相继成立，一时间国乐思想渐萌。刘先生亦不遗余力，从事国乐改革，鞠躬尽瘁，染病而逝……

20世纪40年代，杨荫浏先生发表《国乐前途及其研究》^③，指出“我们若再不准备，便只有让整个世界音乐，逐渐地淘汰或排挤了这仅存的一些国乐成分”，呼吁重振国乐之风。惜囿于国情，收效甚微。这一重要文献也明珠暗藏。1964年，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面，指导成立中国音乐学院。这是我国唯一一所专门致力于中国音乐的研究、表演、教学、创作的音乐院校。一切欣欣向荣，正向光明行。但“文革”之临，险使这伟业夭折襁褓。直至80年代，改革开放，星火才见，代表事件是“集成”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展。除此之外，大都以个人研究、传承为主，并未形成合力。而我国之音乐教学之体系，仍普继西方音乐理论，尚未建立适合我国本民族音乐的理论模

①② 刘天华语，见《梅兰芳歌曲谱》之“编者序”，原出版于1930年，国剧研究社发行，《中国音乐》1992年第2期载于《〈梅兰芳歌曲谱〉序言辑刊》。

③ 杨荫浏：《国乐前途及其研究》，原刊于1942～1944年间的《乐风》，重刊于《中国音乐学》1989年第4期，第4～15页。

式。国乐之振兴，路仍漫漫。

近年来，民族音乐学兴起，世人渐识“欧洲中心主义”之狭隘，本位之思考渐归。全民整体文化品位提高，本民族音乐价值再得首肯，国乐之春乍起。

进入 21 世纪，国乐发展喜迎契机，振兴国乐、保护文化遗产成为共识。新时期面临新挑战，如何立足传统、发展创新，其首要之责，当为大力保护一息尚存之中国音乐血脉，收集大量之研究材料，建立“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基因库”^①。其中，重中之重又是人的传承，保护音乐人乃是保护音乐最重要的财富。而中国音乐学院自建院伊始，便以弘扬国乐为己任，对此当仁不让、责无旁贷。

念前辈先贤，筚路蓝缕，然命运多舛。所幸薪火相传，后继有人。本丛书正是描绘了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群体：他们中之年长者经历过战火洗礼，年轻者也几与共和国同龄；他们不畏艰辛，历尽磨砺，求索之心未改，几十年如一日默默耕耘；他们承先辈之国乐精神，为后学铺路垫石，谱民族乐思，响传统乐音，撰中国乐论，堪称当世国乐传承与发展大业的脊梁。今日，中国音乐学院秉承一贯宗旨，特编纂“国乐传承与创新丛书”之“人物辑”，旨在承千秋古韵，振华夏乐魂；扬黄钟大吕之声，复泱泱大国传统。

丛书意从三个序列阐述，立体勾画国乐传承与发展之脉络：

一为口述史。描述个人的成长经历和艺术人生，反映投身国乐、潜心治学的一个群体之心路历程。丛书始以口述史方式为音乐大师作传，糅社会学之经典方法于音乐学研究，可谓中国传统音乐开先河之举，为当代音乐史再添新彩。

二为理论建树。评述大师在国乐传承与发展领域的理论成就，细述各时期理论观点的形成过程，以及与其他理论的碰撞，亦可作为将来学术史之参考。

三为实践总结。书中人物既善治学，亦为艺术家，在音乐实践方面，或表演，或整理，或改编，或创作，均成果不菲。

祖国蒙难之时，王光祈、刘天华、萧友梅、杨荫浏等前辈尚以音乐兴国，何况今日？“登昆仑之巅，吹黄钟之律，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重新沸腾！”^②近百年逝去，王光祈先生拳拳之声，仍犹在耳。振兴国乐，时不我待！

是为序，谨与读者共勉。

编者

二〇一〇年十月七日

^① 沈洽：《二十世纪国乐思想的“U”字之路》，载《音乐研究》1994年第2期，第67～74页。

^② 王光祈：《东西乐制之研究》之“自序”，原作于1924年，重刊于《王光祈音乐论著选集》（下），冯文慈、俞玉滋选注，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版。



序

001

昨天,因一个特殊的机缘,我终于有机会造访了重庆的青木关,完成了我人生的一大夙愿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圣地,青木关就是我们兄弟姐妹心中的圣地。从小就听我爸妈谈青木关,谈父亲怎么把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《达坂城的姑娘》唱到音乐院。但直到昨天,才终于来到了“爸妈谈恋爱的地方”——我们兄弟姐妹一直这样称呼青木关。当然,不仅仅因为青木关国立音乐院见证了他们的爱情,更是因为这里见证了那一代人的心迹。当时正下着蒙蒙的细雨,在这个今年六月才竖起来的《国立音乐院纪念亭碑》上写着这样一段话:

为纪念国立音乐院抗战期间所做的贡献,1955年,重庆市文物管理部门,在原校旧址修建了“国音台”纪念雕塑,由三个半边竖琴组成,寓为“国破山河在”。同时三个琴碑分而紧合,凝聚成一个整体,具有顽强挺拔的巨大张力,给人激愤昂扬的特殊感染力,从而再现了国立音乐院在重庆的光辉历程。

顺着长满青苔的台阶爬上了这个庭院,亭檐上镌刻着“保卫黄河”的旋律。我忽然发现,文化其实是在细微中传承着。施万春、李西安他们这代人出生在抗日战争时期,虽然没有直接经历过那如火如荼的战争,但承继着那种精神,李西安老师告诉我们“冼星海的《黄河大合唱》正是经过施老师重新编曲和配器,才成为经典”。今天,虽然也许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点,但那种精神却在顽强地传承着。施万春的作曲老师王震亚和江定仙都来自青木关国立音乐院。当然,施万春承继的不仅仅是这种精神,还

有音乐的才气、学养,和那份对传统、对前辈深深的情感。正是王震亚、江定仙还有其他许许多多老师的精神、学养和情感的浇灌,施万春才成为了著名的作曲家。施万春既是天才,又是这一学统的结晶。

非常幸运,我曾经向施老师学了一年作曲,尽管不能称是施老师“称职”的学生,但在1986年那一年的日日夜夜里,施老师的循循善诱和谆谆教诲至今仍然历历在目。然而,写这个序言不知为什么,写得非常艰难。是的,随便摘抄施老师的学生写给他的信,每一句都是滚烫滚烫的。但从我内心涌出来的,似乎又不仅仅是感激,而是一种敬畏,这种敬畏甚至不是面对老师的。我知道李西安老师让我向施老师学作曲,不仅是对我的厚爱,还有道说不出的深意。

特别喜欢施老师的音乐和音乐所带出的意境:

啊,欢歌庄严的历程,
我们飞翔着,
把“人”字写在天上,
啊,多么美丽,多么明亮,
他(她)是天地间最高尚的形象……

《人字歌》的开头,当女高音带出吉他的伴奏,紧接着男声的低吟,我们很难不联想到天空中大雁飞翔的画面,谁说中国没有像贝多芬《欢乐颂》中那样的乐声?只是紧接着的口哨,让这乐声带上了凄美的色彩,那想象和期望分明还在雪地里挣扎……我想,这就是施老师音乐创作的起点,无论此前还是此后:此前,《节日序曲》《青松岭》《送上我心头的思念》……为这个起点做了铺垫;此后,从这里出发,展开了“人民万岁”“无字歌”“红棉颂”“回音壁”“青春”……以及《如意》《良家妇女》《贞女》《孙中山》等一部部电影音乐。他的人生,在乐声中绽放,无论欢乐、悲伤、惆怅,还是希望……

音乐其实可以不说。倾心品味过施老师的音乐作品,那倾诉更像一首首无词歌,你尽可以去意会无法言说和不可言说的。那么,这寥寥数语还能做甚?既无意展开施老师音乐创作的学术探讨,更无能揭示这个时代的全部。是的,这里所能做的,就像这套丛书一以贯之的宗旨一样,尽



力去体味大写的“人”，既飞翔在天上，也行走在地上。于是打开了刘红庆的《惊日响鞭——施万春音乐民族化探索之旅》，这部更像电影脚本的施万春传记所展现的，是施万春音乐背后的另一面……

“1937年、贫穷的农村、日本侵华、兵荒马乱……”对我们这一代人是个什么概念？“夏天农闲的时候，大家都出来乘凉。在场院里，民间有的会吹唢呐、笙，会拉胡琴。这些人都聚到一块搞吹歌。我听的都是河北吹打。我的三爷爷就会吹箫，还会吹唢呐。我爷爷不会吹，但会唱河北梆子和一些老的民歌。感觉他唱得挺有味道，挺好听。……父亲会拉京胡，唱京戏。他自拉自唱。”这给我们的又是什么样的感觉？然而当你读到“我一听是爷爷的声音，顿时心里就温暖了。你想，那么大的雨，一个小孩在雨里走了那么长时间，空无一人，天和地都分不清楚。突然有声音，是爷爷的声音……那天，爷爷把我抱回了家，我更加体会到，爷爷是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”，你一定就会明白了，总有一种爱使人世间的善良、宽厚、质朴得以延续，总有一种温馨，借着乐声，诉说着一个民族的故事。

施万春因此来到了这个世上，而且疯狂地喜欢上音乐，并执着地走上了求乐的道路。我们也许无法想象为了练琴，他撬开了琴房的锁是怎样的一种疯狂？但看到他嚼着大蒜，以尽量冲淡肚中的饥谨，以及所感受到的不被信任，正是音乐创作挽救了他的灵魂，他拼命寻找的是那温馨的灵魂家园：

我经常回想起自己的童年，北方的农村，凉爽的夏夜，宽敞的场院，男孩子们活泼嬉戏、玩耍追逐，女孩子欢声笑语、载歌载舞的情景时时在脑海中浮现……

一个民族的品质，支离破碎地体现在一个个小人物的生活里。当你听到抗战老兵在诉说“只有面对枪口时，你敢挡在老百姓前面你才是个真正的军人……部队为了不连累难民，全部走在显眼处，有半数人被鬼子的飞机炸死了。……不管再难都不往老百姓的地方躲，这在很多部队是不成文的规定……”你会感慨这是怎样的一种情感？而施老师含泪演奏“人民万岁”主题的内心，也正是这种让中华民族得以延续的同样的情感。

于是，“1937年”“贫穷的农村”……带着特有的善良和温馨，无论多少跌宕起伏，多少风雨飘摇，一次次体现在施老师乐声中。中国农村其实还有一种气质叫“质朴”。这种质朴也成了施老师生命中顽强的基因。在那个能够把水稻亩产吹成十几万斤的年代，讲实话要被批判。然而施老师总是讲实话。当郭凌弼、田联韬等许多要好的同学都被打成“右派”时，施万春说：“他们都是好人，不可能是反革命！”当大家都抢着说“我要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，敢想敢干，每月写三百首！”施万春说出口的还是大实话：“我一个月能写好三首就不错了！”因此“同情敌人”“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”“右倾保守主义的典型”……一顶顶“帽子”接踵而至。这就是施老师的质朴。施老师的质朴甚至到了非常倔强的地步，这体现在他“婉拒《中国革命之歌》”这件事情上。颂圣与媚权、趋炎与附势，施老师始终没有学会。

因此，施老师的音乐，始终深沉地流淌，既没有狂躁，也没有轻浮。即使激情如“青春”，深情如“人民万岁”，你能够感觉到的，唯有大气。

为音乐而人生，施老师当之无愧，李西安老师说：“施万春对音乐热爱，甚至是迷恋到崇拜，‘崇拜’这种程度是其他人比不了的。”他能够听柴可夫斯基的《第六交响乐》听到跪在地上痛哭流涕。而施老师的音乐，也正像柴可夫斯基的一样，都是为人生的音乐。交响乐里的每一个音符，电影里的每一个角色，他都倾注了自己的情感，生活里的坎坎坷坷、酸甜苦辣，他都用歌唱出。

红庆说，一首《青松岭》插曲几乎记录了我们的一个时代。在长鞭一甩的日子里，我们甩掉了自己美好的青春。然而正是在苦难的岁月里，我们听着施老师的音乐，读懂人生。

《惊日响鞭——施万春音乐民族化探索之旅》，带着一个时代的梦想，向我们诉说着未来的希冀……

谢嘉幸 于德外丝竹园

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



导演阐述

李前宽

001

近现代诸多音乐大家,如聂耳、冼星海、刘炽、黄准、张棣昌、雷振邦等,无不为电影音乐留下永远的旋律。聂耳在电影《风云儿女》中的插曲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成为“国歌”,冼星海在电影《塞上风云》中的《在太行山上》成为激励全民抗日的战歌。

施万春在“触电”的当代音乐家中,无疑是一位成就卓著的佼佼者。首次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《青松岭》谱写音乐,那首《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》插曲传留至今,永唱不衰。

我与万春初次相识是 1972 年的冬天。

“长影”小白楼,寒夜,没电,一盏昏暗的油灯下,他一身黑色中式二大棉袄肥肥大,头戴一顶狗皮帽子,两侧的帽耳朵耷拉在两侧。帽子下,那张方方正正、憨厚得不能再憨厚的脸,红红的。一笑起来,双眼眯成一线,几乎看不到眼睛。

这哪里像一个作曲家?分明是地道的河北农村赶大车的!

可一谈起《青松岭》电影音乐,他顿然成了才思睿智的艺术家,让我仰慕。

从那时开始的四十多年,我们一直没有间断艺术创作上的合作。我们心心相印,结下了手足之情。伴随着电影的起伏波澜,携手并肩畅游,是同在一条航船上的战友。

我和肖桂云独立执导影片后,施万春与我们合作的电影有《黄河之滨》《田野又是青纱帐》《开国大典》《决战之后》《重庆谈判》《七七事变》《红盖头》《世纪之梦》等,以及 50 集大型电视剧《传奇皇帝——朱元璋》、

33 集电视剧《抗美援朝》等,我和肖桂云的重要影视作品几乎都由施万春作曲。他为我们的电影和电视增了光、添了彩。

我们的合作不言谢,不奉承,更不必在媒体上作秀般地大吹大擂,而心底刻着深深的情谊。

施万春年长我们几岁,我们以“大哥”称之。共同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,不论遇到什么问题和困难,在艺术创作面前,心中为自己取了一个很给力的称呼:“我们是人民的电影人”,“我们是大众的歌者”!

1989年春夏,为国庆四十周年献礼的电影《开国大典》进入后期,时间已经十分紧张,我们在天坛拍摄片中毛主席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”一场戏,紧接着还要带剧组北上长春完成余下镜头。离京前,我到施万春家辞行,想要催促一下他。当推门进入房间时,只见他满面悲伤地站在那里,我一时不知所措。

停顿之后,我像往常一样调侃道:“又进入音乐境界啦?我来和你明确一下《开国大典》音乐录制的日程……”

施万春突然大声说:“明确什么?”说着泪流满面。

我对他说:“影片高潮时,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脱下帽子,向广场上的群众挥手说:‘人民万岁!人民万岁!’在毛主席反复的呐喊声中,天安门广场上礼花中叠化出人民战士在炮火中缓缓倒下。这便是影片最后画龙点睛之笔,也是影片的高潮和结尾。‘人民万岁’即是《开国大典》的主题,影片的音乐主旋律正是‘人民万岁’呀!”

在我表述的过程中,我看到施万春的脸有了变化。他双眸亮起来了!他让我看到一位音乐大师在谈到“人民”时心中起伏的波澜。

施万春旋即走到琴边,掀开琴盖,拍着胸脯说:“前宽,‘人民万岁’的主题早已在这儿了!你放心,月底按时合成!”

他一边激动地说着,一边在琴键上演奏了“人民万岁”的主题音乐。此时此刻,他激情四射,双手不停地在琴键上跳动。震荡山河的激昂旋律响起,他的泪水夺眶而出……

我被感动了,我的泪水也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。此刻,不仅被他那沁人肺腑的音乐征服,更被他那颗对人民的赤子之心震撼!我想,一个不爱人民的音乐家,绝对写不出“人民万岁”的交响乐!



果然,《开国大典》公映后,这段声画震撼并征服和感染了亿万观众。施万春心中那深厚的“人民万岁”情结充分证明他是“人民的歌者”!

施万春饱满的创作热情,对剧本的深刻解读,使他充分调动各种音乐元素,最终让声画完美组合。

电影《决战之后》描写国民党战犯的心路历程。在一个封闭的监狱中,银幕形象很难处理,音乐形象也很难表现。我们都在启动自己的能量,赋予影片以内涵。可是,在结尾音乐与旁白如何处理时,我与施万春有了分歧。

我希望音乐为旁白服务,使影片风格统一;施万春认为最后无需旁白,应保留音乐的完整性。混录时,施万春笑盈盈地问我道:“今天你是要‘旁白’,还是要老婆?”

我说:“既要旁白,也要老婆!”

他乐了:“傻兄弟,肖导和我一样,同样觉得要保留音乐的完整,留下空间,让观众去想象。你服输吧!”

为了保证他追求的最佳艺术效果,施万春可谓手段多多!他甚至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,而不在乎外在的名声和所谓关系。

电影《青松岭》插曲,施万春启用当年二十出头、名不见经传的蒋大为;电影《红盖头》,他使用默默无名的大学生吴碧霞;到《重庆谈判》,他硬是让我亲自上阵。但最终,这些环节都非常成功。蒋大为、吴碧霞把他誉为“伯乐”,而我更是在他的发掘后赢得了不少演出的机会。

四十余年里,施万春成了我的良师益友。每一次合作,他对电影音乐创作的理解与表现都使我们为之惊喜。他不仅有良好的音乐才情,而且他的认真刻苦风范一样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。

记得当年拍摄《青松岭》,施万春走进承德山区梨园与农民一同劳动,体味农民丰收摘果的喜悦;他与赶车人一起甩鞭奔跑在山路上,分享农民的苦与乐。如果没有这种切身体验,他不会写出具有泥土芳香的音乐旋律。听他的歌,品他的曲,你会感到生活的气息是那样浓郁。只有音乐大家,才能真正做到雅俗共赏,经得住时间考验,留驻群众心中。

交响乐《节日序曲》、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都成了经典。他参与的交响音乐《沙家浜》和整理过的冼星海《黄河大合唱》,都在传扬。而电影